

世界文学名著书林

中短篇小说选



一声叹息

[法] 安娜·菲立浦



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
世界文学名著书林
中短篇小说选

一声叹息

〔法〕 安娜·菲立浦
谢 炜 译

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乌力吉

世界文学名著书林

内蒙古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（海拉尔市新春路08号）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市金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：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：120 字数：2100千字

2002年4月第1版

2004年9月第2次印刷

ISBN 7-80506-913-1/I·364

定价：416.00元

目 录

- 一声叹息 [法] 安娜·菲立浦 (1)
- 惟一例外的女人 [英] 多·莱辛 (48)
- 荒 原 狼 [瑞士] 赫尔曼·黑塞 (76)

一声叹息

〔法国〕安娜·菲立浦

谢 炜 译

悲伤使人从高一级的完美走向低一级的完美。

斯宾诺莎

—

今天，我醒得特别早。天还没亮。我闭着眼睛，想重新进入梦乡，但睡得不够深沉。我停留在一片凄凉而灰蒙蒙的沙滩上，驻足于现实和梦魇的中途。倒不如打开灯，读读书，把这些思绪错综复杂的迷宫都避开，可我很困倦，力不从心，不由自主地向一桩桩闪光的回忆漂流而去。勾起这些回忆，便往事萦怀不已，一时间，我竟无法分辨往事与现实了。神志并不糊涂，回忆接二连三，我把头侧向每晚依然放在我右边的枕头，凑着你死者脸庞的幻影，生命离开你的时候，你的脸俯在我空空荡荡的位置上。我看到你张着的眼睛，安详的、毫无表情的脸，两手软绵绵地空握着拳。这就证明，你当时没有任何痛苦，也没有任何烦恼。那天，我静静注视你几个小时，握着你冰冷而慢慢僵硬的手，抚摸着你的脸，那时我就感到，你在这张床上躺着，仿佛是躺在一个岸边，而我因为是活人，就身不由己地被卷进一股不可抗拒的激流。你已经永远静止了，我还要流动一段时间。死亡把我们永远地分开了。

我睁开眼睛，把灯打开，我嫌恶我自己。一天开始了，我看不出这一天会勾画出任何幸福的轨迹。惟有你见过我，也惟有我见过你。今天，我逗留在一个没有目光注视的世界上。我活在虚空中。我早就知道事情会如此。在那每一天都可能成为最后一天的日子里，我注视着你，我想看到爱情，可我找到的却是死亡。我当时想：“你也看看我吧，因为，至少，我还能回忆，而你呢，却一无所有。一切都要消

逝，你根本谈不上什么回忆不回忆。虚无，你将重返虚无。”我看你看醉了，我在你的一举一动里沉溺着，在你的注视顾盼里沉溺着。我向你微笑，是为了想看到你的微笑，我吻你的手，是为了想看到你吻我的手。我当时就想过，这些，我永生不忘。我当时真希望每一个印记都能铭刻在我的躯体上，希望每一个爱抚都能使你的躯体免于朽烂。我这是在和不可能的事物进行较量。我失败了，因为你失败了，可你并不知道你的失败。

我想走走，永不停歇。只有这样，我才能生活下去。以前，我喜欢我俩协调一致的脚步，那才是世界上最美好的现实。今天，我又走向何方？要知道，并不是一脚在前，一脚在后，这就算是走路了。何处是我的目的地呢？我得服从紧迫的命令：自己生活和抚养后代。这或许很容易，事情要从头开始，只有这样，我才能完成有待完成的事情。

我的确是在冬天的寂静之中，是在荒芜不毛、无声无息的大地之上。我努力重新入睡。一旦到了春天，我或许会不合时宜地出门走走。阳光，蓓蕾，鸟语，花香，会把我淹没掉的。驻足于春天的第一朵花前，谁能不爱它？谁能不愿意和她一样单纯地生活呢？

难道非得接受一个你不在其中的未来吗？

我漫步卢森堡公园。我顺着两年前的那些路走去。那天时间还早。座椅都空荡荡的。几个小学生急匆匆地走过。尽管寒冬已近，但因为那天和今天一样并不下雨，喷泉在晶莹的晨光里迸射出来。对这一枚被风扫走的树叶来说，对那些我一步一步踩过的片片枯叶来说，已是死亡的季节。可新的叶子还会生长出来的。可我就想不明白，为什么有人正在诞生的时候，而你却在死去？我在熟悉而喜爱的小径间转来又转去。每棵树都像棍子那样直直地站着。我把我们永远不会再谈的话都告诉你。我慢慢地大口呼吸着。我不敢坐下，我怕停下来，我仿佛在步行着横贯世界，永无止境地走着。我大口地呼吸，犹如跑步以后大口地喝水。我并不寻求任何答案，答案已经有了。事情的了结真叫人受不了。仅此而已。

到那时为止，我还并不知死亡意味着什么。我并没有把死亡放在

心上。只有生命才有意义。死？死是一次不可避免的约会，又是一次永远无法实现的约会，因为死亡的光临，我们却要消失。死亡安下身来的时候，也就是我们不再存在的时候。两者非此即彼，水火不容。我们可以心里明明白白地迎向死亡，可我们能认识死亡吗？哪怕是一瞬间也好？我即将要和世界上最亲爱的人诀别了。“生离死别”就在我们家门口。我知道，除了我对你的爱情，你我就再无任何联系了。假如有什么所谓灵魂的精微的细胞继续存在，那我也知道，这些精微的细胞也不可能会有记忆力，我也知道我们的离别是一次诀别。我反复提醒着自己，死了倒没什么，而恐惧，肉体的苦痛，离开自己所爱的亲人、离开自己从事的事业的痛苦，才使人感到死的临近是多么的残酷，而这些你都会免除了。只是再也不存在于人世了！

我曾发现过什么是不幸。为了重温这无从摆脱的、漆黑的长夜，为了重温这沉沦和窒息的感情，我就得回忆起童年的往事。我那时才四五岁。我和母亲在车站上。我们在售票处前的长队中等待着。轮到我们的时候，母亲说：“一张去V城的来回票，一张单程半票……”我看不见和母亲说话的那个人，可我听得清楚，我依偎着母亲。我记不清我是否贴近她的身体，可我今天还记得，我全身的血液向着她奔流，仿佛在流向世界上惟一的避风港，惟一的安全港。我们坐在火车里。我认识每一个停靠站，这条路我已走过几次了。我知道，前面是什么在等着我。我计算着，在和我母亲漫长而遥遥无期的别离之前，我还有多少小时能生活在她身旁。我相信自己已经学会不哭了。可我肚子里有一条大章鱼，把我的心抽紧，挤在我的喉头，使我的唾沫尽是苦味。我和许多儿童一样，是个父母离了婚的孩子，是他们两人的赌注，他们相亲相爱以后，彼此又成了冤家和仇人。其实，事情也平常得很。我即将去父亲一边“生活一段时间”，不是住在父亲家里，而是住在父亲的弟弟和弟媳家里。火车停了：V城……我只剩下一刻钟的时间了。我们去雇了一辆出租马车，我要依偎着母亲。马走得非常慢，因为法兰西街有上坡，还拐了一个大圈子。最后一个弯路。房子我都看见了，和别的房子一样的白，二层楼上装有一个暗眼，可以让人看见谁在按门铃，谁经过门前，而自己不会被人看到。我只剩下

够数到二十的时间了，由于房子在左边，车子应该转个弯。然后，母亲把我紧紧搂在怀里，我也使出全身的力气拥抱母亲。她不下车，又乘同一辆马车回去，而我呢，我站在婶婶身边，招招手，虚假地向母亲告别，当时我的心噗通噗通地乱跳，我知道，我也早已学会，此时此刻不能有任何感情的流露。我进了屋子。左边第一间是客厅。大家是从来不进去的。家具的布套，地毯和墙都是一样的颜色。接着是饭厅。饭厅和天井相对，天井走下几级便是园子。饭厅里我看到的惟一东西，我的天哪，是一方吃饭时候和我面对面的大镜子。每当我抬起眼睛，我就听到：“别往镜子里瞧自己！”我把头低下了，嚼着饭菜，吞不下去：“吃吧！”寂静。难受的寂静，除了只有餐具的响声。叔叔和婶婶彼此什么话也不讲。他们不是一对夫妻，而是一个家庭，一个没有孩子的家庭。

不错，这些，就是不幸的体会。以后，我又有反抗的体会，又有愤怒的体会，可我决心，要建设自己的幸福。

二

“还能有多少时间？”几位医生把我叫进手术室隔壁的小房间后，我就问道。

“一个月到半年，最多了。”

“他既然睡着了，你们就不能让他长眠不醒吗？”

“不能，太太。”

五分钟以前，我从坐椅上站起来。我和家里最亲近的朋友在候诊室里呆着。

“有请 X 太太。”一位护士过来说。我跟着她走，心里想：“太快了。先是和我说要一个半小时。他上楼才二十分钟。”我看到四位穿着白色工作服的医生走向我时，我在他们脸上看得十分清楚，就像看一本打开的书。一位医生推给我一张椅子，没有说话。我明白了。我痛苦得像在被执行死刑，可即将死去的人却在几米远的地方睡着了。

“他会痛苦吗？”

“不会的，这可能是一种体力逐渐耗尽的衰竭而死。”

我又走下楼来。还是那座电梯，很明显，电梯里还是那个人，可在我的内心深处，世界末日已经到了。我对某个人说：“完了。”有人打电话找我，我开始撒谎了。稍后，我回到房间里，你已经在里面了；护理人员在你的左脚边安置了输液的架子。你鼻子里插了导管，所以呼吸困难。你本来也许也会是这样躺着，脸色如熟睡的人一般，苍白而愁苦，而事情倒好了。我在有信心时，就曾经这样想象过：难熬的三天以后，我们面前重又是一个崭新的生活。果然是难熬的三天，到头来却是死亡，由现在开始到死亡为止，你我之间，只能撒谎。

即使是你睡着的时候，我也不敢带着绝望和慌乱的神情注视你。我勉强让自己的眼色安静下来，我对无知无觉的你，反反复复地扮演着即将向你扮演的喜剧，而这喜剧已是我们共同生活仅有的内容了。护士把你推上手推车时，我们才最后一次交换过你我作为夫妇的彼此平等的眼色。

三

八年过去了。那是一个星期六，天气还冷。在巴黎，春天还没有一点气息，可在乡下，尽管天色灰暗，树叶脱落，可感觉得到春天来了。

我们开着车子，一边查阅着房产代理处给我们的一张小图。我们好几次都走错了路，才到达村子，找到高高的关着的铁栅栏。我们走上林阴小道，房子在深处显露出来，样子不怎么好看，黄红两色，中间怪里怪气有一个固定的台阶，仿佛鼻子上长了一颗疣子。只是古老的瓦屋顶才有气派。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在一块草坪上锄草。他朝我们走过来。他直挺挺站着，有些僵硬，就像个骑兵军官。我还记得他那条结得很好的领带，那个赛璐珞的领子，那顶毡帽，那双明亮而略带嘲讽的眼睛，他仔仔细细地打量着我们，总讲一些短小的句子。

不错，房子正要出售。我们可以参观。“而房子呢”，他加了一句。“这我管不着，你们要看的话，我去把太太叫出来。”太太就是他的妻子。他走进去找她，她出来的时候，将肩上那条淡紫色的披巾裹

紧了一点。她恭恭敬敬地和我们打招呼，手上拿了串钥匙，叫我们跟她走。我们打开百叶窗，一一打量这所房子。我的想象力可就欢唱起来了。每一扇窗子都打开一幅美妙无比的浪漫主义的图画。房子会像我们安排的那样：河水在二十米远的地方流着，树木林立，寂静笼罩着这片土地。我们要在这儿孵育我们的爱情。

园丁在大门口等着我们。他带我们去了大园子那边，想给我们看看园子里的树木。每到一棵树前，他都要停下来，摸摸树干，指给我们看一些初放的花苞。

“栗树都生过病，”他说，“就房子前头那棵树没病，开的花通红通红的，照红了房子。橡树是这一带最美的树。你们瞧瞧橡树笔直挺拔的树干，而那一头，靠着一片小枫树林的是杉树路，我是看着栽这些杉树的；这个主意是一个房东想到的，再说，也就这个房东懂点儿园艺，也喜欢树木，以后来的一些房东，都宁可到默热弗或到天蓝海岸去。乡村嘛，应该喜欢它，也应该认识它。你们可喜欢乡村，喜欢吗？”

“嗯，我们喜欢的。”

“我呀，”他说，“乡村是我的命根子。可我只是个园丁，人家可以把我赶出门。”他这么说的时侯，带着十分骄傲的神色瞧着我们。

从此以后，我一直很喜欢 B 先生。在开成三层的梯形菜园里，他指给我们看果树，谈谈土壤情况，还用大拇指和食指把一粒泥土捏得粉碎。我们看了看胡萝卜、莴苣和草莓的苗床，百里香砌成的花边，一簇一簇的牡丹。栗树路的那边，就是大园子里荒凉的角落了，高高的灌木丛长满了青苔，爬满了常青藤，堆满了枯枝，然后我们走上一条沿瓦兹河修筑的小径。

我们从坡岸上向驳船上过路的水手打招呼。B 先生对水几乎没有什么兴趣。

“夏天可以游泳吗？”

他对这个问题准是感到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。

“要是你们不恶心，你们尽可以去。有人游的，但河里尽是油污和死猫。”

在一块草坪旁边，B先生给我们看了他引以为豪的东西：一些修剪成公鸡形和鸟形的树。

“这些才叫功夫呢！要把一棵树修成这个样子，不但要花时间，更要懂得怎么修剪。眼下的园丁都不愿意学本领，这可难呐。”

我们最讨厌矫揉造作的东西，可出于礼貌又得领情，我们还是好好欣赏了一番。

就这样渡过了那一天。离开这座房子前，我们在高地上站了一会儿。两岸是黑黝黝的田野，瓦兹河的水光挟带着天上的云彩，远处，几乎在地平线上，耸立着周围有几人家人的教堂。景色如画。我们觉得美极了。我感到有一股不可抗拒的想和你谈谈的愿望，可我什么也没说，至少关键的事情我没有讲。我还没有足够的把握已经怀了孩子，还不能让你分享这个不能肯定的幸福。

半个月以后，我们又来了一次。春天终于胜利了。在原来的地方停下了车子。太阳高悬空中，我们在乡村的寂静中，注视着太阳慢慢地吞食浓雾，并且让这座我们刚买下的藏匿在树林深处的屋子显露了出来。

时光飞逝。孩子一一出生了。一个平平常常的夜晚。我在等你。我不但熟悉我们汽车的马达声，也熟悉你在一定的地方，根据你的心情加速或刹车的方式。我闭上双眼，倾听着夜晚的每一个声响。是你。你停下来打开栅栏，栅栏不响了，你没重新关上栅栏，可见你累了，车胎在卵石路上发出嚓嚓声，车灯轻轻照着关了了的百叶窗，你在和狗谈话，你上楼了，你脱下皮鞋，为了不把我吵醒。你进来了。你就在面前。这就是我们的生活。

屋子还沉睡着，而我已经溜进了花园。这时刻最美好，我称之为中国时刻。河水在薄雾下淙淙流动，草地上是夜间的露水，喷水器在菜园里和玫瑰花坛里喷洒不已，园丁在捡拾菜蔬，我和他一起注视着水果正在成熟。每天清早，我就这样来熟识枫树，杉树，桃树和无花果树，我采撷应时的鲜花。当你醒来的时候，我会告诉你我们林木和花草的消息。

一个九月的晚上，我们远游归来。谁也没有听见我们，狗也没

叫，只是静静地贴在我们身上，以示它的开心。我们俩坐在临河而筑的石头护墙上。一轮满月映照着白色的房子，映照着我们连每一个奥秘都熟悉的大园子。

有那么好几年，我们已经预感到，我们在我们爱情的基础上，可以从事建设。建设孩子，建设事业，建设友谊，建设家园，可能还有助于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。大功告成了。我们是奇妙的建筑师。那天夜里，也许异国的生活使我们分外敏感，也许因为夜色太美了，我们发现我们的设计都已经成了现实。

当我得知你就要死去的时候，我马上就知道，我今后再也不会回到那里去了。只有一次，我在你的要求下去了。B先生还像我们初次见到的那样在干活，他还是在那一片草坪上捡拾满树红花的栗树飘下的枯叶。我和他亲了亲。他向我询问你。你很好。只要能起身，你就会回来的。

两个孩子玩过了。我把茶煮好。我们一边喝着茶，一边注视着你回来时车子出现的那条小路。我是最后一次到这儿来了。一砖一瓦都索然无味了。我们走后，我们所创造的事物将会存活下去。我对一切生物感到无法享受的反感：林木，花草，小狗和小鸟；而对事物更为厌烦，这一垛垛墙，这一件件家具，这一样样摆设，这一件件在柜子里放得整整齐齐的衣服。物是人非。这是事物的报复，并没有真正的生命，只有无情的生命。那天下午，要是你溘然长逝，大地就是在脚下洞裂，把一切吞噬掉，我也会觉得是合理的，是正常的。

四

我还记得我们在公园里度过的一个夜晚，而今我却独自行走在这公园里，有时，我把这公园和自你死后我回避不去的地方混同了起来。

时已子夜。我们是最后两个从剧院里出来。天下着雪。我们手拉着手走着。我们既没有讲话的愿望，也没有讲话的需要。我们漫无目的地然而执着地走着。难得有汽车静悄悄地慢慢驶过。我仿佛觉得，街道上都空无人影，可也许那天晚上是我们的爱情把我们与外界隔离

了起来。我们和黑夜、和天空靠得近近的，和巴黎隔得远远的。我们走出瓦万街，便来到卢森堡公园前。你说：“我们进去怎么样？”

我们爬过铁栅栏，走进一片美丽如画的景色。我们每走一步都扬起雪花。我们很幸福，也意识到我们很幸福。这是一种纯真的欢乐，静静的欢乐，是一种确信万事万物都美好的欢乐。把大衣脱下，我们就坐在大衣上。我们在夜色里彼此凝视着。我看到你明亮的眼珠，和你被雨花润湿的睫毛。近在咫尺的城市，就在铁栅栏的外边，城市就在我们周围。钟敲三点。为什么我突然就想到了不幸呢？倒不是我们会不幸，那一瞬间我们会不幸是难以想象的事情，而是想到他人的不幸。正是在此时此刻，有人在死去，有人在行凶，有些夫妻在反目，有些孩子在哭泣自己的孤独，有些男男女女则躺在床上计数着自己的贫困。远离这儿的的地方，在印度支那，有人在奄奄一息，有人在折磨别人。自有世界以来，欢乐和痛苦的游戏，生和死的游戏，没有停过一分一秒，并且还将世代代延续下去。我俩在幸福里沉浸着，一动不动，手牵着手，头偃着头。一个人说：“有朝一日，我们遭到不幸的话，我们要争取做个高尚的人。”另一个回答：“那一定。”

我们站起身来回去的时候，已听到城市清早最初的声响了。回家时，我们并不想睡。我爱这个洁白的不眠之夜，洁白得像雪，这般美好，我不想忘怀这一夜的一分一秒。

五

有些日子，我提防着自己，我时刻警惕着。我知道，眩晕在窥伺着我。我得不停地忙些什么。禁止思索。一个目的：把时间挨过去，这样，一分一秒地达到一个始终不被空虚占有的地步。可有时痛苦会偷偷袭来。早晨还好好的。我学会了过双重的生活。我思索，我讲话，我工作，可与此同时，我始终牵挂着你，可是有了某种距离，你的形象柔和了些，有点像没对好光圈而有些模糊的照片。在这种时候，我才不提防自己，我才无所戒备，而我的创痛乖乖的，像一匹训练有素的坐骑。蓦然，转瞬间，我又背叛了自己。你在面前。耳边有你的声音，肩上有你的手，门口有你的脚步声。我不行了。我只能蜷

缩起来，坐等这一切过去。

在一动不动的躯体里，思想却急转直下，犹如着火的飞机拖着尾巴直栽下来。不，你不在，你在那边，在冰冷冰冷的缥缈世界里。结果又如何呢？你又带着什么声响，发出什么味道，靠了什么神秘的联想钻到我身上来的呢？

我在和你搏斗，我头脑一直极其清醒，我懂得这一切是最可怕的，可此时此刻，我又不够坚强，我不能不让你占有我。有你无我，或者有我无你。室内静静的没有一点儿声音，可比最嘈杂的喧闹响得更凶。脑袋里一片混沌，全身莫名的恐怖。我在无法辨清的往事里注视着我俩的过去。另一个我离开了我，在重演着我过去的一切一切。

我在住宅的天地里，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，好像惟一知道世界的末日已迫在眉睫的人，在巴黎或纽约行走一样。世界的末日：你的死。而同时，我又多么清楚地知道，没有你，世界依然存在。

然而，我成了行尸走肉。我又怎么能还是从前的那一个我呢？

我揽镜自照，仿佛一个幸福的新娘在新婚的第二天要照镜子一样。哦不，我脸上什么痕迹也没有。脸上以后也许会出现痛苦，可现在还反映着过去的幸福。我可以心安理得，反正你什么也看不见了。我的音容笑貌依然如故，言行举止也是这样。我洗我的澡，我们从一个剧本谈到另一个剧本。我闭上眼睛，以便更专心地听你说话。我过去可从来不是这样听你说话的，我知道，总有一天，你的声音会从我的记忆里消失，我会把你说的这句话忘掉：“你看我半个月后又能洗澡了吗？”我打电话。人家给你送来鲜花，我一一表示感谢。我讲述着手术进行得如何如何顺利。我和你一起给一些急件起草复信，然后我转过身去打字，好让自己脸上的表情休息一下。我开出一张张支票，钱流走了……“我三月份可以重新工作。”你说，然后又加了一句“我非常幸福。”我背上挨了狠狠的一鞭子。这算是被匕首捅了一刀呢？还是得到了最甜蜜的爱抚呢？我朝你含情一望，这眼神是第一次向你撒谎。我把你引到深渊的边缘，而你还要祝贺我。我可耻，我又是不得已而为之，以前，我一直惟讲真话为重，现在，因为有某种比讲真话更有力、更专横的东西推着我撒谎。不错，一个月以后，

我们会去休养了。一座有木头阳台的山村小屋，我们脚下是雪野，我们背后是森林，阳光下是晶莹闪烁的大山。唉，没了，永远没了。我每天一次又一次地走来要告诉你真情。我低声重复着开头的第一句话；我知道你会马上明白的：“我必须告诉你”，也可以说“我们就要分别了”，也可以说“我们骗了你”。为什么，又有什么权利向你隐瞒和你相关的事情？为什么要瞒着把你带向死亡？而你本来是可以视死如归的。我知道，你本来是会过得硬的。可你瞧着我：“我很好，你一心料理得我很好，我感觉很好，我没有不舒服的地方。”我默不作声，我坐在你脚边一动不动，你的手靠着我，我才松了一口气，我在设想，要是我开了口，眼前的情况又会如何呢？你到死为止，只有挥之不去的死的念头，而我呢，会倒在你的怀里痛哭，会谈到我们的幸福，感到又轻松，又痛苦。

我瞧着你的伤口。你觉得伤口非常有趣。

“我的胃给切开了！”

我憎恨这伤口，但又使我感到迷惑。就在离我嘴唇二三厘米的地方，生长着很快就会把你征服、就会致你死命的癌，而你自己却一无所知。怎么我想些什么，你就看不出来呢？我脸上的表情，和你如此天真地重又愈合的伤口一样，都是骗人的。

“很怪，你知道胸膛被切开有什么感觉？”

“嗯，那当然，再说这是你第一次动手术。”

“等我复原以后，你再把头倚到我的胸前来吗？”

1921
一
我点了点头，表示“好的”。可是，我的爱人啊，再也不会了，要不，或许等你死了以后。我向你微笑，我就想着这些。我真希望能有无穷的本领，叫万物停留，既然这是活生生的生活，这是运动。不行，既然是你去死，是你被剥夺生命，无论如何，那由我来承受好了，这是我的事情。

你带着这疲惫的笑意瞧着我，这笑意来自远方，既反映在眼中，也浮现在唇边。你的一双眼睛正是病人的眼睛，苍白的褪了色的虹膜，而眼白则仿佛是螺钿。你的眼神有时黯然无光。我的好爱人，我的宝贝。塞纳河在流着，而我们的日子已经流完了。可对你来说，目

的地已近在咫尺。一次地震，一架坠毁的飞机，一座塌陷的屋顶，为什么就没有一场飞来横“福”，会使我们俩同归于尽，生死相依呢？

有时候，我走近窗子，我注视着周围的房屋，行走的过路人，排列整齐的汽车，可我却看到到处写着：“他将死去”——仅此而已。

我倒在床脚边，向你微笑，真的，这时候我是幸福的，因为有你在我身边。我企图把此时此刻隔离起来，成为时间长河中的一座小岛，可什么也没有，一点儿也没有。明天被拴上了，我被围了起来。我一个个清晰的思想都碰到同一堵墙：死胡同，没有出路的路。出路是有的，就是所谓命中注定的出路。

每次吃饭，你都狼吞虎咽，而我却勉强咽下。

“肉太硬，太新鲜了，”有一晚你说。

太新鲜了，也就是说，才宰了不久，才死了不久。我当时真想吐。

六

在巴黎，天空是很难看得到的。每当我们离开城市，才重又找回了天空。目视着夜月和星辰的移动，对我来说，总意味着这是对我们参与组成的宇宙进行郑重其事、而且幸福的拜访。当我和你离别时，你约我在某个星球上会面，我好像看到了维系我俩爱情的红线，这是一条发亮的光带，是一支天鹅绒的火箭，是火一般的轨迹，从我俩每个人身上发出来，交汇在猎户星座上。

往往是夜晚静观天空的时候，我才最强烈地，因此也是最理智地测定出我的欢乐或痛苦，最真切地意识到世界的存在，意识到我们在世界上所占有的位置，意识到孤独和爱情的完美，特洛伊罗斯对克瑞西达说得好：“……像太阳对白昼那样忠实，像地球对地心那样忠实。”

你死后，我整整几个月对天空避而不见。可我在夏天的一个夜晚，说确切些，是在八月二十八日，重又找回了天空。我探视着星星，我不久就找到了一颗要找的星。这颗星独自一人乖乖地由西向东滑动，它是人类双手和智慧的产物，叫“回声2号”。有了这颗星，

我才重和黑夜结合在一起。那晚，我在外面呆了很久，等待着它归来。我仿佛打了一个胜仗。我从前为阿尔及利亚的战争，为流放政治犯，为弄虚作假的审判而感到可耻；现在，我为我活着看到人类第一次进入太空而感到骄傲。我双手空空地待在离你的遗骸几百米以外的地方。你再也不会认识这个在开始诞生的世界了。我们的生活已与你毫无干系了。可我情不自禁地想到，我宁可不要地球上最漂亮、最和平的火箭，而要发明出能救你生命的药物。迷迭香芬芳馥郁。有几条狗在吠叫，路边传来汽车的滚动声，传来车上喧哗的乘客的欢笑声。每当我眼前出现应该感到幸福的理由时，我却分外感受到我的覆灭。

我第一次应该承认这一点：往事的回忆不时袭上心头；为了活下去，我召唤回忆，我求助于回忆，我自我回顾，探索往事。有时候，我怨恨你一死了之。你开了小差，撇下了我。由于你，我才受不了灰蒙蒙的天，受不了十一月的雨，受不了最后几枚金色的枯叶，受不了黑黝黝、光秃秃，却从中看得到春之希望的树木。我躲避黎明和黄昏，我怂恿自己注视阳光和月色。我过去又轻快，又慎重，现在我非常迟钝。我不再身轻如燕，而是步履蹒跚。我事事都感到吃力。

我不再在任何地方寻觅你的脸。但长期以来，你却从处处浮现出来。要找到我们俩没有一起走过的一条小径，一条街道，一条沿河马路，是多么难啊！这每一处地方，要不就是回避，要不就是独自前去。在拥挤的人群中间也好，在孤寂的林中小路也好，我见到的只有你。我的理智在否认这些幻影，可我的心儿却背叛理智。你处处不在，而又无处不在。我时时刻刻自问，这怎么可能呢？倒不是我还活着，而仅仅是我的心怎么能在你的心停止跳动以后，继续跳动呢？我有时会听到，说你还活在我们中间，我表示同意。争论又有什么意义？可我想，对有些人来说，接受别人的死亡并不困难。他们是在为自己的永生而努力宽慰自己吗？

我太爱你了，对你的肉体已经消亡的事实我无法接受，不能声称你的灵魂还活着，而有你的灵魂就足够了。再说，又如何能把两者一分为二呢，而说：喏，这是他的灵魂，这是他的肉体？你的微笑，你的目光，你的步态，你的声音，这些是物质？还是精神？又是物质，